

## 谈“泛读”与“泛听”教学

邓恩明

### 一、“泛读”和“泛听”的重要性。

所谓“泛读”和“泛听”是指给学习者提供大量的阅读和听力（或视听）材料。这里强调材料的量要大，由于量大，教学上并不要求“精”，而应要求“泛”。只有量大，才能提高已学知识的重现率。当然，复习精读材料也是一种重现，但那基本是教材原字、原词、原句、原文的重现。如果已学的字在另外的词中出现，已学的词在另外的句中出现，已学的句在另外的文中出现，将对识记和认读又是一个考验。经过这样的锻炼，学生才能牢牢地掌握学过的字、词、句，灵活运用学习的内容。而泛读和泛听课是实现上述“重现”的最好课程。

这里我还想谈谈关于学习内容的“预现”，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谓“预现”是指在一个语言点的完整教学之前，先让该语言现象部分地或简单地在教学中出现，使学生产生一定的感性认识，为将来正式学习这个语言点预做准备。在教学中，我们一直避讳冒词或者冒语法（“冒”是说出现了尚未学过的内容），编写教材则更把避免“冒”语法，作为衡量教材科学性的标尺之一。中国人在说话、教学或编教工作中稍不注意就会“冒”，要能做到完全“不冒”还真要下一番功夫。然而我们同时却忽略了，有些语言点的教学需要以丰富的感性认识为基础，然后经过老师的总结或指点升华为理性认识。有的语言点较为复杂或者难度较大，需要按层次分为几次进行教学。因此我们提倡有意识、有计划地“预现”。比如汉字的部件教学，就可以有意识地在不同的汉字中多次出现同一部件，为以后建立这个部件的概念预做准备。词语的不同义项和用法也可先后分几次跟学生见面，之后再做全面总结。有些语法点可以分几个层次教学。比如“把”字句，这是汉语的常用句型，可是要想完整地介绍“把”字句，必须在学过动态助词“了”以后，又必须在学过补语，特别是结果补语以后。于是“把”字句这种常用句型，在很多教材中就出现得很晚，而且一经出现，就如倾盆大雨一样，形成教学的难点。像这样的语法点，分层次地适当地预现，就显得非常必要。

上面我们谈到“重现”和“预现”的重要性。现在回到我们的泛读和泛听课，不难看出，在泛读、泛听教材中，不仅已学过内容的重现率会很高，而且将要学习内容的“预现率”也会很高。虽然它做不到那样有计划，那样有层次，但这样的预现仍然有助于分散教学的难点，而且对于培养熟练的语言技能也十分有益。因此泛读、泛听课是应该受到格外重视的课程。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料量不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在母语环境里，每日在聆听中所得到的教益无法计量。从文字材料来看，八十年代一套十年一贯制教学的语文教科书，仅课文部分就有 200 万字。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只语文一科，单是课文部分，平均每年接触语料约 20 万字。如果算上理化、史地等等课程，那数字将不止几倍于此。

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生活在目的语的环境里，但这不等于一到中国就能依靠聆听，在语言上受益。他们仍然需要听力课程，按计划、按步骤地提高语言能力。至于他们接触汉语文字材料的数量，便无法与中国学生相比。对外汉语初级阶段教材，精读课文每篇仅几百字，全书语料量不过二、三万字。（《速成汉语初级教程》课文总字数为 26000 字）中级阶段教材，比如《桥梁》应算是规模较大的成功教材，全书上下册，要求一学年教完，其课文（含副课文）大约五万字左右。《中级汉语听和说》，是以听力教学为主的教材，其听力课文部分（包括录音 1、录音 2、录音 3 共三篇）文字量不过五万字。

在外国学习汉语的人，生活在自己母语的环境里，难得听到汉语，接触汉语文字材料的数量，恐怕又无法与在中国学习的人相比了。

因此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语料量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靠增加精读课，或者扩大精读课本的规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三、“泛读”、“泛听”的设课根据。

- 1、心理学的“过度学习效应”。教育心理学证明，为了掌握某种知识或技能，仅投入适量的学习，效果不如过度地学习。而学习语言要达到“过度”，就必须接触足够的语言材料。“泛读”、“泛听”教学以其量大的特点适应了这一要求。
- 2、汉字教学目前趋同的思路大概是部件教学。其实中国人描述一个汉字或记忆生字多是以部件为单位。对外国人来说，要想建立汉字部件的概念，非接触大量的汉字不可。如果只学了一个“你”字，决不可能形成“亻”（单立人）的概念。认读汉字、建立部件概念都需要接触大量的语言材料。
- 3、汉语的特点之一是，词与非词没有形态上的区别，书写时也没有间隔。这便造成初学者朗读时常常由于停顿或节奏不对而不解或曲解原意。实际交际中，无论是阅读还是聆听，更多的是以词组或者意群为单位。词、词组、意群同样在文字形式上没有区别。因此，外国人要能读懂、听懂汉语，应该建立词、词组或意群的概念。这又必须靠大量的听、读才能实现。
- 4、提高已学内容的重现率。语言技能的熟巧，离不开重复地练习，而汉字或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的反复出现，是达到熟巧的主要途

径。比如学习过“说话”这个词，在读“我听过这样的话”时竟读成“我听过这样的说”；又将“听说过”读成“听话过”。再如，学过“谢谢”、“里边”、“大夫”等词语，遇到一个人名“谢里夫”却读不出来。凡此种种，都可能是重现不够，尤其是在变换的语言环境中重现不够造成的。前面已经提到，泛读、泛听课正是为实现这种重现而设置的课程。

- 5、“泛听”课有其自身的存在意义，它不同于精读课中的听力练习，不是在狭小的范围重现精读的内容。它是在大量听力训练的基础上，建立聆听与理解的联系。

#### 四、关于“不求甚解”

我们一直在强调“泛读”、“泛听”课的材料量要大。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样的教学量，就不可能让学生字字句句都读懂、听懂，只能让他们看懂主要内容或大概意思。这样也许会遭到不求甚解的非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不求甚解”对语言学习有特殊意义。首先有利于提高重现次数。一个词语在一千字语言材料中的重现次数，决不如一万字材料重现次数多。重现率的重要性已如前述。其次，泛读、泛听本身也是一种技能，在阅读一篇文章，而目的又不是仔细研读时，能以极快的速度掌握主要内容，实在是非常实用的技能。同样在大量的视听材料里，在似懂非懂之间却又能抓住聆听内容的梗概，也是可贵的技能。这些都是泛听泛读课的意义所在。

#### 五、简介柏林自由大学开设的“快速阅读课”和“中国电影——视听课”

##### 1、“快速阅读课”

上学期（2003年夏季）开设该课，阅读巴金先生的原著《家》。全书近30万字，分为12个单元，每周进行一单元。运用精读、通读、略读等不同方法，每周阅读二万五千字，一学期读完全书。除在阅读中提高语言水平之外，学生还学习了精、通、略等不同的阅读技能。

当学习者达到中级以上水平的时候，他们对学习内容的要求，一是数量大，二是难度高。实际上，中高级的学习者，在语言技能的提高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潜力。这时教学如果抓得不紧，就会使他们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尤其是一些从中国留学回来的人，在国外听、说汉语的环境无法与中国相比，于是开始从听、说能力上退步，如果再没有适当的读、写练习，则面临汉语水平全面滑坡的危险。

然而，在国外适合初级到中级水平的汉语课外读物实在太少。造成学习汉语的人阅读量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汉语教学水平，影响学习汉语的人迅速提高。在中国，学习外语，尤其是学习英、法、德、日等“大语种”，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书店里找到适合不同水平的外语读物，有故事、画册，有小说、散文等等。而学习一种外语，如果只靠一本教科书，即使这本书再好，读者也很难学成。目前，在读物不足的情况下，开设快速阅读课就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了。

在我们的快速阅读课上，很注意阅读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掌握“精读”、“通读”、“略读”等不同的阅读方法。一个单元的主要内容是学生在课下通过“通读”掌握的。“通读”并不要求学生把每个字每个词都弄懂，在中国有人甚至主张一行一行地读。我们还是要求学生作句读，但不查词典，不懂的地方跳过去，遇到严重障碍，记下来，上课时间老师。通读过后应能了解所读材料的主要内容。课上由学生介绍本单元的主要情节或由教师就主要情节提问，学生回答。这样，学生每周都要用通读的方法完成大约二万五千字的阅读量。

“精读”是选择小说的重要情节或精彩段落，请学生事前准备，上课时一起细读。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字字句句都要弄懂，遇到词语或语法方面的障碍，老师负责讲解。有时老师作范读或领读，这样作有助于学生理解意群，区分词与非词。对不认识的字词，学生可注音后课下查词典。学生们对精读过的精彩章节如“鸣凤投湖”，“觉民逃婚”，“瑞珏之死”等都有较深印象，且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故事梗概。

“略读”是让学生看大概意思，不作词句上的要求。小说中离现实生活较远，或过于艰深难懂的部分，就用略读的方法。如：关于饮酒行令的描写以及封建大家庭年节期间敬天地、拜祖宗等礼仪方面的描写，只要求略读，知道大概的意思就行了。

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完成了十二个单元的阅读，从头至尾读完巴金先生的名著《家》，同学们觉得收获很大，同时也觉得很满足。有一位同学满有成就感地说，这是他第一次读完这么厚的一部中文原著。

总起来说，“快速阅读”课，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同学们的阅读量，另一方面，因为这是一部完整的小说，前后在情节、人物上都有联系，因此读来不会太难，且越读越觉得容易，学生的兴趣也越高。

在课上我们注意了让学生掌握“精读”、“通读”、“略读”的不同方法。不少人开始只会用初级的阅读方式，字字句句都要弄懂，对“通读”、“略读”等快速方法不太习惯。然而几个单元学过后，发觉，虽然没有字字句句都懂，但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掌握了，于是就很愿意进行多种阅读方法的练习。因此学生们在阅读技能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一学期的“快速阅读”课效果很好，这从学生们完成作业的情况也能看出来。每周的通读量应该说是不少的，但大多数人都能完成。书面作业曾要求作“高家人物关系表”，虽然班里同学水平不一，但都认真地作了出来，这个人物关系表，对阅读全书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期末要求学生写小说里某一章的情节简介，有的同学写了五六章，还写出了不少自己的分析和感想。

## 2、“中国电影——视听课”

从语言教学的角度看，电影，尤其是描写现代生活的故事片，能塑造出最典型的交际环境，也能让语言学习者欣赏到生动、实际的中华文化，认识现代中国的国情。有助于他们在此基础上提高语言水平，感受并学习当今中国人的交际习俗。因此电影课得到大家的重视，也受到学生的欢迎。

我们的电影课基本上属于泛听（视听）课。一学期看六、七部电影。每次用一部分时间讲解，在电影放映之前先讲解对白中的词语，解释一些难懂的口语、俗语、歇后语等并适当地介绍背景知识。故事情节不作介绍，而由学生们自己去看。当然学生们不可能全部看懂。（我们也不能要求完全看懂。）一、二部电影放映后组织讨论，请学生复述剧情、谈观后感。教师回答学生们对情节或人物不解的问题，注意纠正由于没有掌握词语而对情节产生的误解，重点提示电影里人物对话所体现的交际习俗，必要时进一步介绍背景知识。

“快速阅读”和“中国电影课”都是具有泛读、泛听特点的课程，选学这两种课的同学大都觉得收益很大。我们也进一步体会到泛读、泛听教学的重要，今后将更加重视这类课程，并加强对课程内容和教法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北京语言学院二系《中级汉语听和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  
 蔡起福《语文教学心理学》，语文出版社，1994年  
 陈贤纯主编《现代汉语阅读入门》，现代出版社，1994年  
 陈灼主编《桥梁 实用汉语中级教程》，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  
 邓恩明“编写对外汉语教材的心理学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2期  
 杨惠元《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

## Zusammenfassung

### "Unterricht in extensivem Lese- und Hörverständnis (*fandufanting*)"

Dieser Beitrag zeigt auf, dass in speziellen Kursen für extensives Lese- und Hörverständnis auf Grund der großen Menge an dargebotenem sprachlichem Material die Wiederholung bereits gelernten Stoffes erhöht und gleichzeitig die Antizipationsfähigkeit für noch zu lernende Inhalte gesteigert wird.

Als Ausgangsbasis wird das Volumen an zu verarbeitenden Texten in den Lehrbüchern an Grund- und Mittelschulen in China und in Lehrmaterial des

Chinesischen als Fremdsprache verglichen. Dabei wird deutlich, dass das Volumen an zu verarbeitendem sprachlichem Material im Bereich Chinesisch als Fremdsprache völlig unzureichend ist. Somit wird dafür plädiert, größere Textmengen in eigens organisierten Kursen für extensives Lesen und Hören zu verarbeiten.

Der Beitrag erläutert die Grundlagen und die Kriterien für die Kursplanung für extensives Hören und Lesen. Dabei wird festgestellt, dass extensives Hör- und Leseverständnis an sich schon eine eigenständige Fertigkeit ist. Wenn das Ziel nicht die detaillierte Erforschung eines Sachverhaltes ist, ermöglicht globale Lesekompetenz, dass sehr rasch wichtige Inhalte erfasst werden. Innerhalb großer Mengen audiovisuellen Materials im Bereich zwischen "Fast-Verstehen" und "Nicht-Verstehen" das Wesentliche eines gehörten Inhaltes zu erfassen, ist ebenfalls eine wesentliche Fertigkeit, die systematisch erlernt werden kann.

Der Autor stellt schließlich zwei von ihm a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eingerichtete Kurse vor – den "Schnellesekurs" und den "Audiovisuellen Kurs zum chinesischen Film".